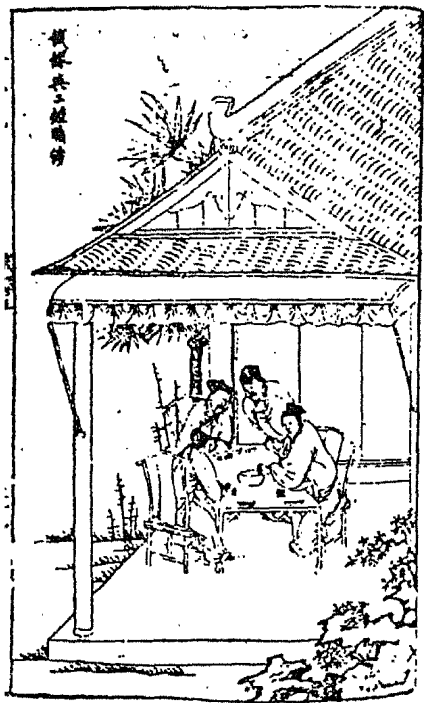


古  
今  
小  
說

讀書其二





第二十一卷

臨安里錢婆留發疏

貴逼身來不自由

幾年辛苦踏山丘

滿堂花醉三千客

一劍霜寒十四州

萊子衣家宮錦窄

謝公篇詠綺霞羞

他年名上凌雲閣

豈羨當時萬戶侯

這八句詩乃是晚唐時貫休所作那貫休是個有名的詩僧因避黃巢之亂來於越地將此詩獻與錢王求見錢王一見此詩大加歎賞但嫌其一劍霜寒十四州之句殊無恢廓之意遣人對他說教和尚改十

四州爲四十州方許相見貫休應聲吟詩四句詩曰

不羨榮華不懼威

添州改字總難依

閒雲野鶴無常住

何處江天不可飛

吟罷飄然而入蜀錢王悔悔追之不及真高僧也後  
人有詩說誦錢王云

文人自古傲王侯

滄海何曾擇汨流

一個詩僧容不得

如何安望添州

此詩是說錢王度量窄狹所以不能收服霸圖止於  
一十四州之主雖如此說像錢王生於亂世獨霸一  
方傲了一十四州之王所孤道寡非通小可你道錢

王是誰他怎生樣出身有詩爲證

項氏宗衰劉氏窮

一朝龍戰定關中

紛紛肉眼看成敗

誰向塵埃識駿雄

話說錢王名鏐表字具美小名婆留乃杭州府臨安縣人氏其母懷孕之時家中時常火發及至救之又復不見舉家怪異忽一日黃昏時候錢公自外而來遙見一條大蜥蜴在自家屋上蜿蜒而下頭垂及地約長丈餘兩目熠<sub>二</sub>有光錢公大驚正欲聲張忽然不見只見前後火光亘天錢公以爲失火急呼隣里求救衆人也有已睡的未睡的聽說錢家火起都爬

起來收拾，撿鈎水桶來救火時，那裏有什麼火，但聞房中颯之聲，錢媽已產下一個孩兒，錢公因自己錯呼救火，高惱了，降里十分慚愧，正不過意，又見了這條大晰蜴，都是怪事，想所產孩兒必然是妖物，留之無益，不如溺死，以絕後患，也是這小孩兒命不該絕，東隣有個王婆，平生念佛好善，與錢媽往來最厚，這一晚，因錢公呼喚救火，也跑來看聞，說錢媽媽生產，進房幫助，見養下孩兒，歡天喜地，抱去盆中洗浴，被錢公劈手奪過，孩兒按在浴盆裡，面要將溺死，慌得王婆叫起屈來，倒身護住，定不容他下手，連

聲道：「罪過罪過，這孩子一雞一虎，投得個男身，作何罪業，要將他溺死？」自古道：「虎狼也有父子之情。」你老人家是何意？故錢媽媽也在床褥上嚷將起來。錢公道：「這孩子臨產時，家中有許多怪異，只恐不是好物，留之爲害。」王婆道：「一點點血塊，那裡便定得好？反，况且貴人生產多有奇異之兆，反爲祥瑞也。未可知你老人家若不肯留這孩子，時待老身領去過繼與沒孩兒的人家養育，也是一條性命與你老人家也免了些罪業。」錢公被王婆苦勸，不過只得留了，取個小名，就喚做「婆留」，有詩爲証：



五月佳兒說孟嘗

又因光怪誤錢王

試看盟文并后稷

君相從來豈殊亡

古時姜源感巨人跡而生子，懼而棄之於野，百鳥皆  
舒翼覆之，三日不斃，重復收養，因名曰棄。比及長大，  
天生聖德，能播種五穀，帝堯任爲后稷之官，使主稼  
穡，是爲周朝始祖。到武王之世，開了周家八百年基  
業。又春秋時，楚國大夫鬬伯比與邲子之女偷情，生  
下一兒，其母邲夫人以爲不雅，私棄於夢澤之中。邲  
子出獵，到於夢澤，見一虎跪下，將乳喂一小兒，心中  
怪異，那虎乳罷，孩兒自去了。邲子教人抱此兒回來。

封夫人語畢此兒必是異人夫人記得巴女所三五  
將實情說出邛子就將女配與閻伯比爲妻教他撫  
養此兒楚國土語喚乳做穀喚虎做於菟因有虎乳  
之異取名曰穀於菟後來長大爲楚國令尹則今傳  
說的楚令尹子文就是所以說費人無效法又說大  
難不死必有後祿今日說錢公滿意要溺歿孩兒又  
被王婆留住豈非天命話休絮煩再說錢婆留長成  
五六歲便頭角漸異相貌雄偉膂力非常與里中衆  
小兒遊戲廝打隨你十多歲的孩兒也弄他不過只  
索讓他爲尊這臨安里有座山名石鏡山山有圓

石其光如鏡，照見人形。錢婆留每日同衆小兒在山邊遊戲，石鏡中照見錢婆留頭帶冕旒，身穿蟒衣，玉帶，衆小兒都吃了一驚。齊說神道出現，偏是婆留全不駭懼。對小兒說道：「這鏡中神道就是我，你們見我都該下拜。」衆小兒羅拜於前，婆留安然受之。以此爲常。一日回去，向父親錢公說知其事。錢公不信，同他到石鏡邊照驗，果然如此。錢公吃了一驚，對鏡暗暗禱告道：「我兒婆留果有富貴之日，昌大錢宗，願神靈隱蔽鏡中之形，莫被人見，恐惹大禍。」禱告方畢，教婆留再照時，只見小孩兒的模樣，並無王者衣冠。錢公故

意罵道：「孩子家眼花說謊，下次不可如此。」次日，  
再到石鏡邊遊戲，衆小兒不見了，神道不肯下拜了。  
婆留心生一計，那石鏡傍邊有一株大樹，其大百圍，  
枝葉扶疎，可蔭數畝。樹下有巨石一塊，有七八尺之  
高。婆留道：「這大樹攔做個寶殿，這大石權做個龍案，  
那個先爬上能案坐下的，便是登寶殿了。」衆人都要  
拜賀他。衆小兒齊聲道：「好！一齊來爬時。」那石高又高，  
峭又峭，滑又滑，怎生爬得上。天生婆留身材矯捷，又  
且有智，他想着大樹本子上有幾個乾靱，好借腳力，  
相在肚裡了，跳上樹根，一步步攀緣而上，約莫離地

對文之義  
以戰陣臨  
翁之命以  
八卦安留  
之戲以南  
面王

丈許看得這塊大石親切放手望下只一跳端端正正坐於石上衆小兒發一聲喊都拜倒在地婆留道今日你們服也不服衆小兒都應道服了婆留道既然服我便要聽我號令當下折些樹枝假做旗幟雙雙法對擺個隊伍不許混亂自此爲始每早排衙行禮或剪紙爲青紅旗分作兩軍交戰婆留坐石上指揮一進一退都有法度如違了他便打衆小兒打他不過只得依他無不懼怕正是

天挺英豪志量開

休教輕覩小兒孩

未施濟世安民手

先見驚天動地才

水也

再說凌官到十七八歲時，頂冠束髮長成一表人材，生得身長力大，腰闊膀闊，十八般武藝，不學自高，雖曾進學堂讀書，粗曉文義，便拋開了，不肯專心，又不肯做農商經紀，在里中不幹好事，慣一偷鷄打狗吃酒賭，錢家中也有些小家私，都被他賭博消費得，七八了，爹娘若說他不是，他就等着氣，三兩日出去不歸，因是管轄他不下，只得由他。此時里中都喚他做錢大郎，不敢叫他小名了。一日婆留因沒錢使用，忽然想起顧三郎一夥嘗來打合我去販賣私鹽，我今日身閒無事，何不去尋他，行到釋迦院前，打從成漢

老門首經過那戚漢老是錢塘縣第一一個開賭場的  
家中養下幾個娼妓招引賭客婆留閒時也常在他  
家賭錢住宿這一日忽見戚漢老左手上橫着一把  
行拜右手提了一隻大公雞一個猪頭回來看丁婆  
留便道大郎連日少會婆留問道有甚好賭客在家  
漢老道不瞞大郎說本縣錄事老爺有兩位郎君好  
的是賭博也肯使花酒錢有多嘴的對他說了引到  
我家坐地要尋人賭幾陸人聽說是見在官府的兒  
沒人敢來上擡大郎有采時進去賭對一局他們都  
是見采分文不欠的婆留口中不語心下思量道兩

日正沒生意，且去淘摸幾貫錢鈔使用，便向本漢老道別人弱他官府，我却不要弱他，便對一局打甚麼，只怕米頭短少，湏吃他財主笑話，少停賭對時，我只說有在你處，你與我招架，一聲得采時，平分便了，若送輸去，我自賠你漢老，素知婆留平日賄性最直，便這道使得，當下漢老同婆留進門，與二鍾相見，這二鍾一個叫做鐘明，一個叫做鐘亮，他父親是鍾起，見為本縣錄事之職，漢老開口道：此間錢太郎年紀雖少，最好拳棒，兼善博戲，聞知二位公子在小人家裡，特來進見，原來二鍾也喜拳棒，正投其機，又見婆留一



表人材不勝歡喜當下叙禮畢開講了炭路奉法鐘  
明就討幾陸盤擺下身邊取出十兩重一錠大銀放  
在卓上說道今日與錢兄初次相識且只賜這錠銀  
子、婆留假意向袖中一摸說道在下偶然出來弄一  
個朋友遇戚老說公子在此特來相會不曾帶得什  
麼采來回頭看着漢老道左右有在你處你替我答  
應則個漢老一時應承了只得也取出十兩銀子做  
一堆兒放着便道小人今日不方便在此只有這十  
兩銀子做兩局賭麼自古道稍粗膽壯婆留自己沒  
一分錢鈔却教漢老應出銀子膽已自不壯了着了

急一連兩局都輸。鍾明收起銀子，便道得罪得罪。教小廝另取一兩銀子，送與漢光，作爲頭錢。漢光雖然還有銀子在家，只怕錢大郎又輸去了，只得認着悔氣，收了一兩銀子，將雙陸盤撥過一邊，擺出酒肴留款。款留那裡有心飲酒，便道：公子寬坐，容在下回家去，再取稍來決賭。何如？鍾明道：最好。鍾亮道：既錢兄有興，明日早些到此，竟日取樂。今日知己相逢，且共飲酒。款留只得坐了，兩個妓女唱曲侑酒，正是

賭場逢妓女

銀子當碑塊

牡丹花下歎

還却風流債

當日正在飲飲之際，忽聞叩門聲，開看時，却是綠亭  
衙中當直的說道：「老爺請公子議事。」教小的們，亦不  
不尋到，却在這裡。鍾明、鍾亮便起身道：「老父呼喚，不  
得不去。」錢兄明日，願早來，頑耍嘴，罷向漢老說聲，相  
擾。同當直的一齊去了。婆留也要出門，被漢老雙手  
拉住道：「我應的十兩銀子，幾時還我？」婆留一手劈開，  
便走。口裡答道：「來日送還。」出得門來，自言自語的道：  
「今日手裡無錢，却賭得不爽，利還去，尋願三郎借幾  
貫鈔。」明日來翻本，帶着三分酒興，還往南門街上，而  
來。向一個僻靜巷口，撒溺。背後一人將他腦後一拍。

叫道：「大郎，甚風吹到此？」婆留回頭看時，正是販賣椒鹽的頭兒。顧三郎婆留道：「三郎，今日相訪，有句話說。」顧三郎道：「甚話？」婆留道：「不瞞你說，兩日賭得沒興，與你告借百十貫錢去翻本。」顧三郎道：「百十貫錢却易，只今夜隨我去，便有婆留道：「那裡去？」顧三郎道：「莫問莫問，同到城外便知。」兩個步出城門，恰好日落西山，天色漸暝，約行二里之程，到個水港口，黑影裡見纜個小船，離岸數尺，船上蘆蓆滿滿，住客不通風，並無一人。顧三郎捻起泥塊，向蘆蓆上一撒，撒得聲響，忽然蘆蓆開處，船艙裡鑽出兩個人來，咳嗽一聲，顧

三郎也咳嗽相應那邊兩個人即便撐船擺來顧三郎同婆留下了船艙船艙還藏得有四個人這里兩個人下艙便問道三郎你與誰人同來顧三郎道請得主將在此休得多言快些開船去說罷衆人拿棹動篙把這船兒弄得梭子般去了婆留道你們今夜又走什麼道路顧三郎道不瞞你說兩日不曾做得生意手頭艱難聞知有個王節使的家小船今夜泊在天目山下明早要進香此人巨富船中必然廣有金帛弟兄們欲待借他些使用只是他手下有兩個蒼頭叫做張龍趙虎大有本事没人對付得他正思

想大郎了得天幸這纜相遇此乃天使其便大臨相  
邊至此婆留道做官的貪贓枉法得來的錢鈔此乃  
不義之財取之無碍正說話間聽得船頭前盪槳響  
又有一個小撐船來到船上共有五條好漢在上兩  
船上一燬咳嗽相應婆留已知是同夥更不問他只  
見兩船幫近顧三郎悄悄問道那話兒歇在那里撐  
船上人應道只在前面一里之地我們已是着眼了  
當下衆人將船搖入蘆葦中歇下敲石取火衆好漢  
都來與婆留相見船中已備得有酒肉各人大碗酒  
大塊肉吃了一頓分撥了器械兩隻船十三等好漢

便見  
才大發

一齊上前進發，遙見大船上燈光未滅，眾人搖船攏去，發聲喊，都跳上船頭。婆留手執鐵稜棒打頭，正遇着張龍，早被婆留一棒打落水去。趙虎望後船便跑，滿船人都唬得魂飛魄散，那個再敢挺敵，一個個跪倒船艙，連聲饒命。婆留道：「眾兄弟聽我分付，只許收拾金帛，休殺害他性命。眾人依言，將舟中輜重恣意搬取，唵哨一聲，眾人仍分作兩隊，下了小船。飛也是搖去了。原來王節使另是一個座船，他家小先到一日。次日王節使方到，已知家小船被盜，細開失單，往杭州府告狀。杭州刺史董昌准了行文，各縣訪拿真

國真盜文書行到臨安縣來，知縣差差到臨安縣境，  
使臣限時限日的擒拿，不在話下，再說顧三郎一戰，  
重泊船於蘆葦叢中，將所得利物衆人十三分均分，  
因婆留出力議定多分一分與他，婆留共得了三大  
錠元寶百來兩碎銀及金銀酒器首飾又十餘件，此  
時天色漸明，城門已開，婆留懷了許多東西跳上船  
頭對顧三郎道：多謝作成，下次再當效力，說罷進城  
送到戚漢老家，漢老兀自床上翻身，被婆留叫喚起  
來，雙手將兩眼揩抹問道：大郎何事來得恁早，婆留  
道：鍾家兄弟如何還不來，我尋他翻本則個，便將元



寶碎銀及酒器首飾一頓交付與戚漢老說道恐怕  
 又煩累你應承這些東西都留你處慢慢的支銷昨  
 日借你的十兩頭你就在裡頭除了罷今日二鍾來  
 你替我將幾兩碎銀做個東道就算我請他一席戚  
 漢老見了許多財物心中歡喜連聲應道這小事但  
 憑大郎分付妾留道今日起早些既二鍾未來我要  
 尋個靜灘處打個盹戚漢老引他到一個小小閣兒  
 中白木床上叫道大郎任意安樂小人去梳洗則個  
 却說鍾明鍾亮在衙中早飯過了袖了幾錠銀子再  
 到戚漢老家來漢老正在門首買菓買西見了二鍾

便道錢大郎今日役某這相請在此專候久了，在小閣中打盹，二位先請進去，小人就來陪奉。鍾明、鍾亮兩個私下稱讚道：「難得這般有信義之人。」走進堂中，只聽得打躬之聲，如霹靂一般的響。二鍾吃一驚，尋到小閣中，猛見個丈餘長一條大蜥蜴，據于床上，頭生兩角，五色雲霧罩定。鍾明、鍾亮一齊叫道：「作怪！」這聲作怪，便把雲霧冲散不見了。蜥蜴定睛看時，乃是錢大郎直挺挺的睡着。弟兄兩個心下想道：「常聞說異人多有變相，明明是箇蜥蜴，如何却是錢大郎？」此人後來必然有些好處，我們趁此未過之先，與他



不樂將兩個兒子禁約在衙中不許他出外遊蕩。連日不見二鍾在錄事衙前探聽，已知了這個消息，害了一怕，好幾日不敢去尋二鍾相會，正是

取友必湏端

休將戲謔看

家嚴兒學好

子孝父心寬

再說錢婆留與二鍾，疎了少不得，又與顧三郎這般親密，時常同去販鹽爲盜，此等不法之事，也不知做下幾十遭。原來走私商道路的第一次膽小，第二次膽大，第三第四次渾身都是膽了，他不犯本錢，大銀銀大貫鈔的使用，僥倖其事不發，落得快活受用。且

到事發再處，他也拚得做得自古道：若娶不知，除非莫爲只因顧三郎夥內陳小乙，將一對赤金蓮花杯，在銀匠家倒換銀子，被銀匠認出是李十九員外庫中之物，對做公的說了。做公的報知縣尉，訪着了這一夥姓名，尚未挨拿。忽一日縣尉請鍾錫事父子在衙中飲酒，因鍾明寫得一手好字，縣尉邀至書房，求他寫一幅單條。鍾明寫了李太白少年行一篇，縣尉展看稱美。鍾明偶然一眼覷見大端石硯下露出些紙腳，推開看時，寫得有多人姓名。鍾明有心捉個冷眼，取來藏於袖中，背地偷看，却是所訪盜的單兒。

內中有錢婆留名字鍾明吃了一驚上席後不多幾  
杯酒便推腹痛先回縣尉只道真病由他去了誰知  
却是鍾明的詭計當下鍾明也不回去急急跑到戚  
漢老家教他轉尋婆留說話恰好婆留正在他場中  
鑄牌賭色鍾明見了也無暇作揖一隻臂膊牽出門  
外到個僻靜處說道如此如此幸我看見偷得訪單  
在此兄弟快些藏躲恐怕不久要來緝捕我須救你  
不得一面我自着人替你在縣尉處上下使錢若三  
個月內不發作時方可出頭兄弟千萬珍重婆留道  
單上許多人都是我心腹至友哥若管爲時須一

例與他解寬。若放一人到官。衆人都是不乾淨的。鍾明道我自有的道理說罷。鍾明自去了。這一個信慧急得婆留脚也不停。逗跑到南門。尋見顧三郎。說知其事也。教他一夥作速移開。休得招風攪火。顧三郎道我們只下了塩船。各鎮市四散撐開。沒人知覺。只你守着爹娘沒處去得。怎麼好婆留道我自不妨事。珍重珍重說罷。別去。從此婆留裝病在家。唯唯住了三個月。早晚只演習鎗棒。並不敢出門。連自己爹娘也道是個異事。却不知其中緣故。有詩爲証。

鍾明欲救婆留難

又見婆留轉報人

同樂同憂真義氣

英雄心不負交親

却說縣尉次日正要勾攝公事，尋覓底下這幅訪單，已不見了。一時亂將起來，將書房中小廝吊打，再不肯招承。一連亂了三日，沒些影響。縣尉沒做道理處。此時鍾明、鍾亮拚却私財，上下使用緝捕使臣，都得了賄賂。又將白銀二百兩，央使臣轉送縣尉，教他問起這宗公事。幸得縣尉性貪，又感得使臣說道：「錄事衙裏替他打點，只疑道那邊先到了錄事之子，我也落得放鬆做個人情，收受了銀子，假意立限與使臣緝訪。過了一月兩月，把這事都放慢了。正是官無日



緊又道是有錢使得鬼推磨不在話下話分兩頭再表江西洪州有個術士

此人善識天文精通相術白虹貫日便知易水奸謀寶氣騰空預辨豐城神物決班超封侯之貴刻鄧通候歿之期殃祥有准半神仙占候無差高術士

這術士喚做廖生預知唐季將亂隱於松門山中忽一日夜坐望見斗牛之墟隱二有龍文五采知是王氣筭來該是錢塘分野特地收拾行囊來遊錢塘再占雲氣却又在臨安地百乃裝候相士隱于臨安

上每日市中人求相者甚多，都是等閒之輩，並無異人在內。忽然想起錄事鍾起是我故友，何不去見他。卽忙到錄事衙中，通名鍾起，知是故人。廖生到此，倒屣而迎，相見禮畢，各叙寒溫。鍾起叩其來意，廖生屏去從人，私向鍾起耳邊說道：「不肖夜來望氣，知有異人在於貴縣求之。市中數日杳不可得，看足下尊相，雖然貴顯未足以當此也。鍾起乃召明亮二子求他一看。廖生道：骨法皆貴，然不過人臣之位。所謂異人上應着斗牛，間王氣，惟天子足以當之。最下亦得五霸諸侯方應其兆耳。」鍾起乃留廖生在衙中過宿，次

日鍾起只說縣中有疑難事，欲共商議，備下酒席在吳山寺中，悉召本縣有名目的豪傑來會。令廖生背地裡一個一個看過，其中貴賤不一，皆不足以當大貴之兆。當日席散，鍾起再邀廖生到衙，欲待來日更搜尋鄉村豪傑，教他飽看。此時天色將晚，二人並馬而回，却說錢婆留在家，已守過三個月無事，歡喜無限。想起二鍾救命之恩，大着膽，來到縣前，問得鍾起在吳山寺宴會，悄悄地到他衙中，要尋二鍾兄弟拜謝。鍾明鍾亮知是婆留相訪，乘着父親不在，慌忙出來相迎。聚話忽聽得馬鈴聲響，鍾起回來了，婆留望見了。

鍾起、曉得心頭、亂跳、低着頭、望外、只顧、迴、鍾起、問、是、甚、人、唱、教、拿、下、廖、生、急、忙、向、鍾、起、說、道、奇、哉、怪、哉、所、言、異、人、乃、應、在、此、人、身、上、不、可、假、之、鍾、起、素、信、廖、生、之、術、便、改、口、教、人、好、好、請、來、相、見、廖、留、只、得、轉、來、鍾、起、問、其、姓、名、廖、留、好、像、泥、塑、木、雕、的、那、裡、敢、說、鍾、起、焦、燥、乃、噴、兩、酒、兒、子、問、此、人、何、姓、何、名、住、居、何、處、緣、何、你、與、他、相、識、鍾、明、料、瞞、不、過、只、得、說、道、此、人、姓、錢、小、名、姿、留、乃、臨、安、里、人、鍾、起、大、笑、一、聲、扯、着、廖、生、背、地、說、道、先、生、錯、矣、此、乃、里、中、無、賴、子、目、下、幸、逃、法、網、安、望、富、貴、乎、廖、生、道、我、已、決、定、不、差、足、下、父、子、之、貴、

皆因此人而得乃向婆留說道你骨法非常必當大貴光前耀後願好生自愛又向鍾起說道我所以訪求異人者非貪圖日後華帶富貴正欲驗我術法之神耳從此更十年吾言必驗足下識之只今日相別後會未可知也說罷飄然而去鍾起纔信道婆留是個異人鍾明鍾亮又將戚漢老家所見斬場生角之事對父親述之愈加駭然當晚鍾起便教兒子留款婆留勸他勤學鎗棒不可務外爲非致損聲名家中乏錢使用我當相助自此鍾明鍾亮仍舊與婆留往來不絕比前更加親密有詩爲証

堪嗟豪傑混風塵

誰向貧窮識異人

只爲廖生能具眼

頓令錄事致嘉賓

話說唐僖宗乾符二年黃巢兵起攻掠浙東地方杭州刺史董昌出下募兵榜文鍾起聞知此信對兒子說道卽今黃寇猖獗兵鋒至近刺史募勇殺賊此乃壯士立功之秋何不勸錢婆留一去鍾明鍾亮道兒輩皆願同他立功鍾起歡喜當下請到婆留將此情對他說了婆留磨拳撐掌踴躍願行一應衣甲器仗都是鍾起支持又將銀二十兩助婆留爲安家之費改名錢鏐表字具美取留鏐二音相同故也三人

辭家上路直到杭州見了刺史董昌董昌見他器宇魁梧試其武藝果然熟閒不勝之喜皆署爲裨將軍前聽用不一日孫子報道黃巢兵數萬將犯臨安望相公策應董昌就假發錢以兵馬使之賊使領兵徑救問道此行用兵幾何錢鏐答道將在謀不在勇兵貴精不貴多願得二鍾爲助兵三百人足矣董昌卽命錢鏐於本州軍伍自行挑選三百人同鍾明鍾亮率領望臨安進發到石鑑鎮探聽賊兵離鎮止十五里錢鏐與二鍾商議道我兵少賊兵多只可智取不可力敵宜出奇兵應之乃選女等手二十名自家率

此打也

三百人  
可當千萬人  
之用

領多帶長箭伏山谷險要之處先差砲手二人伏於賊兵來路一等賊兵過險放砲爲號二十張強方一齊射之鍾明鍾亮各引一百人左右埋伏準備策應餘兵散布山谷揚旗吶喊以助兵勢分撥已定黃巢兵早到原來石鑑鎮山路險隘止容一人一騎賊先鋒率前隊兵度險皆單騎魚貫而過忽聽得一聲砲響二十張勁弩齊發賊人大驚正不知多少人馬賊先鋒身穿紅錦袍手執方天畫戟領掉令字旗跨一匹瓜黃戰馬正揚威耀武而來却被弩箭中了頸項倒身顛下馬來賊兵大亂鍾明鍾亮引着二百人呼



撥毫之事  
度再做得  
其之此其  
再在

風喝勢兩頭殺出賊兵着忙又聽得四圍吶喊不絕  
正不知多少軍馬自相蹂踏斬首五百餘級餘賊潰  
散錢鏐全勝了一陣想道此乃僥倖之計可一用不  
可再也若賊兵大至三百人皆爲臺粉矣此去三十  
里外有一村名八百里引兵屯於彼處乃對道傍一  
老媪說道若有人問你臨安兵的消息但言屯八百  
里就是却說黃巢聽得前隊在石鑑鎮失利統領大  
軍彌山蔽野而來到得鎮上不見一個官軍遣人四  
下搜尋居民問信少停拿得老媪到來問道臨安軍  
屯八百里老媪道屯八百里再三問時只是說屯八

百里黃巢不知八百里是地名只道官軍四集屯了  
八百里路之遠乃歎道嚮者二十弓弩手尚然敵他  
不過况八百里屯兵乎杭州不可得也於是賊兵不  
敢停石鑑鎮上逕望越州一路而去臨安賴以保全  
有詩爲證

能將少卒勝多人

良將機謀妙若神

三百兵屯八百里

賊軍駭散息烽塵

再說越州觀察使劉漢宏聽得黃巢兵到一時不曾  
做得準備乃遣人打話情愿多將金帛犒軍求免攻  
掠黃巢受其金帛亦逕過越州而去原來劉漢宏先

爲杭州刺史董昌在他手下做裨將充募兵使因平  
了叛賊王郢之亂董昌有功就升做杭州刺史劉漢  
宏却升做越州觀察使漢宏因董昌在他手下出身  
屢屢欺侮董昌不能堪漸生嫌隙今日巢賊經過越  
州雖然不曾殺掠却費了許多金帛訪知杭州到被  
董昌得勝報功心中愈加不平有門下賓客沈苛獻  
計道臨安退賊之功皆賴兵馬使錢鏐用謀取勝聞  
得錢鏐智勇足備明公若馳咫尺之書厚具禮幣只  
說越州賊寇未平向董昌借錢鏐來此征勦哄得錢  
鏐到此或優待以結其心或尋事以斬其首董昌別

去右臂無能爲矣方今朝政顛倒宦官弄權官家威  
令不行天下英雄皆有割據一方之意若吞併董昌  
奄有杭越此霸王之業也劉漢宏爲人志廣才疎這  
一席話正投其機以手撫周苛之背連聲讚道吾心  
腹人所見極明妙哉妙哉即忙修書一封

漢宏再拜奉書於故人董公麾下頃者巢賊猖  
獗越州兵微將寡難以備禦聞麾下有兵馬使錢  
鏐謀能料敵勇稱冠軍今貴州已平乞念唇齒之  
義遣鏐前來協力拒賊事定之後功歸麾下聊具  
金甲一副名馬二匹楮表微忱伏乞笑納

原來董昌也有心疑忌劉漢宏先期差人打聽越州事情已知黃巢兵退如今書上反說巢寇猖獗其中必有緣故即請錢鏐來商議錢鏐道明公與劉觀察隙嫌已構此不兩立之勢也聞劉觀察自託帝王之胄欲圖非望巢賊在境不發兵相拒乃以金帛買和其意不測明公若假精兵二千付鏐聲言相助漢宏無謀必欣然見納乘便圖之越州可一舉而定於是表奏朝廷坐漢宏以和賊謀叛之罪朝廷方事姑息必重獎明公之功明公勲垂於竹帛身安於泰山豈非萬全之策乎董昌欣然從之即打發回書着來使

然通於道  
兵如錢鏐  
不勝其計  
列

先去隨後發精兵二千付與錢鏐臨行囑道此去見  
幾而作小心在意却說到漢宏接了回書知道董昌  
已遣錢鏐到來不勝之喜便與賓客沈苛商議沈苛  
道錢鏐所領一千人皆勝兵也若縱之入城實爲難  
制今俟其未來預令人迎之使屯兵於城外獨召錢  
鏐相見彼旣無羽翼惟吾所制然後遣將代領其兵  
厚加恩勞使倒戈以襲杭州疾雷不及掩耳董昌可  
克矣劉漢宏又讚道吾心腹人所見極明妙哉妙哉  
即命沈苛出城迎候錢鏐不在話下再說錢鏐領了  
二千軍馬來到越州城外沈苛迎住相見禮畢沈苛

道奉觀察之命城中狹小不能容客兵權於城外屯  
札單請將軍入城相會錢鏐已知劉漢宏投贖之計  
便將計就計假意發怒道錢某本一介匹夫荷察使  
不嫌愚賤厚弊相招某感察使知己之恩願以肝腦  
相報董刺史與察使外親內忌不欲其來又只肯發  
兵五百人某再三勉強方許二千之數某挑選精壯  
一可當百特來輔助察使成百世之功業察使不念  
某勤勞親行犒勞乃安坐城中呼某相見如呼下隸  
此非敬賢之道某便引兵而回不願見察使矣說罷

仰面歎云錢某一片壯心可惜可惜沈詩只認是真

此時錢鏐  
已氣小憤  
宏有軒去

心慌忙收科道將軍休要錯怪觀察實不知將軍心  
事容某進城對觀察說知必當親自勞軍與將軍相  
見說罷飛馬入城去了錢鏐分付手下心腹將校如  
此如此各人暗做准備且說到漢宏聽沈苛回話信  
以爲然乃殺牛宰馬大發芻糧爲犒軍之禮旌旗鼓  
崇前導直到北門外館驛中坐下等待錢鏐入見指  
望他行偏裨見主將之禮誰知錢鏐領着心腹二十  
餘人昂然而入對着劉漢宏拱手道小將甲冑在身  
恕不下拜了氣得到漢宏面如土色沈苛自覺失信  
滿臉通紅上前發怒道將軍差矣常言軍有頭將有



主尊卑上下古之常禮董刺史命將軍來與觀察助力將軍便是觀察麾下之人况董刺史出身觀察門下尚然不敢與觀察敵體將軍如此倨傲豈小覷我越州無軍馬乎說聲未絕只見錢鏐大喝道無名小子敢來饒舌將頭巾望上一擲二十餘人一齊發作說時遲那時快錢鏐拔出佩劍沈苛不曾防備一刀剝下頭來劉漢宏望館驛後便跑手下跟隨的約有百餘人一齊上前來拿錢鏐怎當錢鏐神威雄猛如砍瓜切菜殺散眾人逕往館驛後園來尋劉漢宏並無踪跡只見土牆上缺了一角已知爬牆去了錢鏐

憔悴不迭率領二千軍衆，便想攻打越州。看見城中已有準備，自己後軍無糧，孤軍難鳴，只得撥轉旗頭，重回舊路。城中劉漢宏聞知錢鏐回軍，即忙點精兵五千，差驍將陸萃爲先鋒，自引大軍隨後追襲。却說錢鏐也料定越州軍馬必來追趕，晝夜兼行，來到白龍山下，忽聽得一棒鑼聲，山中擁出二百餘人，一字兒撥開，爲頭一個好漢，生得如何？怎生打扮？

頭裹金線唐巾，身穿綠錦袖襖，腰拴搭膊，腳套皮靴，掛一副弓箭袋，拿一柄潑風刀，生得濃眉大眼，紫面拳鬚，私商船上有名人，廝殺場中無敵手。

錢鏐出馬上前觀看那好漢見了錢鏐，撇下刀，納頭便拜。錢鏐認得是取鹽爲盜的顧三郎，名喚顧全武，乃滾鞍下馬，扶起道：「三郎久別，如何却在此處？」顧全武道：「自蒙大郎活命之恩，無門可補報，聞得黃巢兵到，欲待倡率義兵，保護地方，就便與大郎相會。後聞大郎破賊成功，爲朝廷命官，又聞得往越州劉觀察處效用，不才聚起鹽徒二百餘人，正要到彼相尋幫助，何期此地相會，不知大郎回兵爲何如此之速？」錢鏐把劉漢宏事情備細說了一遍，便道：「今日天幸得遇三郎，正有相煩之處，小弟算定劉漢宏必來追趕。」

目此連夜而行，他自恃先達，不以董刺史爲意。又杭州是他舊治，追趕不着，必然直趨杭州。與董家索圍三郎，率領二百人暫住白龍山下，待他兵過，可行詐降之計。若兵臨杭州，只看小弟出兵迎敵。三郎從中而起，漢宏可斬也。若斬了漢宏，便是你進身之階。小弟在董刺史前一力保薦前程，萬望不可有悞。斷全武道大郎分付無有不依。兩人相別各自去了。正是：太平處處皆生意，我亂時時盡殺機。

我正算人人算我

戰場能得幾人歸

却說劉漢宏引兵追到越州界口，先鋒陸萃探知錢

鏐星夜走回來稟漢宏回軍漢宏大怒道錢鏐小卒  
吾爲所侮有何面目回見本州百姓杭州吾舊時管  
轄之地董昌吾所薦拔吾今親自引兵到彼務要董  
昌殺了錢鏐輸情服罪方可恕饒不然誓不爲人當  
下喝退陸萃傳令起程向杭州進發行至富陽白龍  
山下忽然一捧鑼聲湧出二百餘人一字兒擺開爲  
頭一個好漢手執大刀甚是兇勇漢宏吃了一驚正  
欲迎敵只見那漢約住刀頭厲聲問道來將可是越  
州劉察使麼漢宏回言正是那好漢慌忙撒刀在地  
拜伏馬前道小人等候久矣劉漢宏問其來意那漢

道小人姓顧名全武乃臨安縣人氏因販賣私鹽被  
州縣訪名擒捉小人一向在江湖上逃命近聞同夥  
兄弟錢鏐出頭做官小人特往投奔何期他妬賢嫉  
能貴而忘賤不相容納只得借白龍山權住落草昨  
日錢鏐到此經過小人便欲殺之爭奈手下衆寡不  
敵怕不了事聞此人得罪於察使小人願爲前部少  
効犬馬之勞劉漢宏大喜便教顧全武代了陸萃之  
賤分兵一千前行陸萃改作後哨不一日來到杭州  
城下此時錢鏐已見過董昌預作準備聞越州兵已  
到董昌親到城樓上叫道下官與察使同爲朝廷命

官各守一方，下官並不敢得罪。察使不知到此何事。劉漢宏大罵道：「你這背恩忘義之賊，若早識時務，斬了錢鏐，獻出首級，免動干戈。」董昌道：「察使休怒。錢鏐自來告罪了，只見城門開處，一軍飛奔出來，將正是錢鏐。左有鍾明，右有鍾亮，逕衝入敵陣，要拿劉漢。宏漢宏着了，忙急叫先鋒何在？傍邊一將應聲道：「先鋒在此。」手起刀落，斬漢宏於馬下，把刀一招，錢鏐直殺入陣來，大呼降者免死。五千人不戰而降。陸卒白刃而亡。斬漢宏者，乃顧全武也。正是：

有謀無勇，堪資畫。

有勇無謀，易喪生。

必竟有謀兼有勇

佇看百戰百成功

董昌看見斬了劉漢宏，大開城門收軍。錢鏐引領全武，見了董昌，董昌大喜，即將漢宏罪狀申奏朝廷。并列錢鏐以下諸將功次。那時朝廷多事，不暇究問，乃升董昌爲越州觀察使，就代劉漢宏之位。錢鏐爲杭州刺史，就代董昌之位。鍾明、鍾亮及顧全武俱有官爵。鍾起將親女嫁與錢鏐爲夫人。董昌移鎮越州，將杭州讓與錢鏐。錢鏐母都來杭州居住，一門榮貴。自不必說，却說臨安縣有個農民，在天目山下鋤田，鋤起一片小小石碑，鐫得有字幾行。農民不識，把與



村中學究羅平看之羅學究拭土辨認乃是四句謾

語道是

天目山垂兩乳長

龍飛鳳舞到錢塘

海門一點巽峰起

五百年間出帝王

後面又鐫晉郭璞記四字羅學究以爲奇貨留在家  
中次日接了石碑走到杭州府獻與錢鏐刺史客陳  
天命錢鏐看了大怒道匹夫造言欺我合當斬首羅  
學究再三苦求方免喝教亂棒打出其碑就庭中毀  
碎原來錢鏐已知此是吉讖合應在自己身上只恐  
聲揚於外故意不信乃見他心機周密處再說羅學

高平地跌  
云羅平志  
鳥啼初起  
屋於三千

究被打深恨刺史無禮，好意反成惡意，心生一計，不若將此碑獻與越州董觀察，定有好處。想此碑雖然毀碎，尚可湊看，乃私賂守門吏卒，在庭中拾將出來。原來只破作三塊，將字跡湊合一毫不損。羅平心中大喜，依舊包裹石碑，取路到越州去行了二日。路上忽逢一簇人，攢擁着一個十二三歲的孩兒，那孩子手中提着一個竹籠籠外覆着布幕，內中養着一隻小小翠鳥。羅平挨身上前問其緣故。衆人道：「這小鳥兒又非鸚哥，又非鸚鵡，却會說話。我們要問這孩子買他頑耍，還了他一貫足錢，還不肯。話聲未絕，只見

解湖小序  
平疑是地  
名今作人  
其說小說  
其流排之  
誤

那小鳥兒將頭顛兩顛，連聲道：「皇帝董皇帝董，董董子。」問道：「這小鳥兒還是天生會話，還是教成的？」孩子道：「我爹在鄉里砍柴，聽得樹上說話，却是這畜生將棧竿棲得來，是天生會話的。」羅平道：「我與你兩貫足錢，賣與我罷。」孩子得了兩貫錢，歡歡喜喜的去了。羅平提了鳥籠急急赶路，不一日來到越州口，稱有機密事要見察使董昌，喚進屏開從人，正要問時，那小鳥兒又在籠中叫道：「皇帝董，皇帝董，董昌大驚，問道：「此何鳥也？」羅平道：「此鳥不知名色，天生會話，宜呼曰靈鳥。」因於懷中取出石碑，簡陳來歷，自晉初至今，正合

可憐身已  
升其人

五百之數方今天子微弱唐運將終梁晉二王互指  
爭殺天下英雄皆有割據一方之意錢唐原是察使  
創業之地靈碑之出非無因也况靈鳥吉祥明示天  
命察使先破黃巢再斬漢宏威名方盛遠近震悚若  
乘此機會用越杭之衆兼并兩浙上可以窺中原下  
亦不失爲孫仲謀矣原來董昌見天下紛亂又有圖  
霸之意聽了這一席話大喜道足下遠來殆天賜我  
立功也事成之日即以本州觀察相酬於是拜羅平  
爲軍師招集兵馬又於民間科斂以充糧餉命巧匠  
製就金絲籠子安放靈鳥外用蜀錦爲衣罩之又寫

密書一封，差人送到杭州。錢鏐徵他募兵聽用。錢鏐見書人驚道：董昌反矣。乃密表奏朝廷。朝廷卽拜錢鏐爲蘇杭等州觀察。於是錢鏐更造杭城，自秦望山至於范浦，周圍七十里。再奉表聞，加鎮海軍節度使。封開國公。董昌聞知，朝廷累加錢鏐官爵。心中大怒，罵道：賊狗奴，敢賣吾得官耶！吾先取杭州，以洩吾恨。羅平諫道：錢鏐異志未彰，且新膺寵命，討之無名。不若詐稱朝命，先正王位，然後以尊臨卑，平定睦州。廣其兵勢，假道於杭，以臨湖州。待錢鏐不從，乘間圖之。若出兵相助，是明公不戰而得杭州矣。又何求乎？董

昌依其言乃假裝朝廷詔命封董昌爲越王之職使  
專制兩浙諸路軍馬旗幟上都換了越王字號又將  
靈碑及靈鳥宣示州中百姓使知天意民間三丁抽  
一得兵五萬號稱十萬浩浩蕩蕩殺奔睦州來睦州  
無備被董昌攻破了停兵月餘改換官吏又選得精  
兵三萬人軍威甚盛自謂天下無敵謀稱越帝徵兵  
杭州欲攻湖州錢鏐道越兵正銳不可當也不如迎  
之待其兵頓湖州遂乘其弊無不勝矣於是先遣鍾  
明甲詞犒師續後親領五千軍馬願爲前部自效董  
昌大喜行了數日錢鏐僞稱有疾暫留途中養病董

昌更不疑惑催兵先進有詩爲證

勾踐當年欲參吳

早辭厚禮破姑蘇

董昌不識錢鏐意

猶恃兵威下太湖

却說錢鏐打聽越州兵去遠乃引兵而歸挑選營兵  
千人假做越州軍旗號遣顧全武爲先鋒來襲越州  
又分付鍾明鍾亮各引精兵五百潛屯餘杭之境分  
付不可妄動直待董昌還救越州時節兵從此過然  
後自後掩襲他無心戀戰必獲全勝分撥已定乃對  
賓客鍾起道守城之事專以相委越州乃董賊巢穴  
吾當親往觀變若巢穴既破董昌必然授首無疑矣

乃自引精兵二千，接應顧全武軍馬。却說顧全武打  
了越州兵旗號，一路並無阻礙，直到越州城下，只說  
催趙攻城，火器賺開城門。顧全武大喝道：董昌僭號，  
背叛朝廷，鑿節使奉詔來討。大軍十萬已在城外矣。  
越州城中軍將都被董昌帶去，留的都是一些弱敵。  
拒敵顧全武，送入府中，將偽世子董崇及一門老幼  
三百餘人拘於一室，分兵守之。恰好杭州大軍已到，  
聞知顧全武得了城池，整軍而入，秋毫無犯。顧全武  
迎錢鏐入府，出榜安民，已定寫書一封，遣人往董昌  
軍中投遞書曰：



下公、計  
三二  
鏖聞天無二日、土無二王、今唐運雖衰、天命未改、而足下妄自矜大、僭號稱兵、凡爲唐臣、誰不憤疾、鏖迫於公、義輒遣副將顧全武率兵討逆、兵聲所至、越人倒戈、足下全家盡已就縛、若能見梟伏罪、尚可全活、乞早自裁、以救一家之命、

却說董昌攻打湖州不下、正在帳中納悶、又聽得靈鳥叫聲、皇帝董皇帝董昌、揭起錦單看時、一個眼花不見靈鳥、只見一個血淋淋的人頭、在金絲籠內、掛着、認得是劉漢宏的面龐、唬得魂不附體、大叫一聲、轟然倒地、衆將急來救醒、定睛半晌、再看籠子內、

都是點血跡果然沒了靈鳥董昌心中大惡急召羅軍師商議告知其事問道主何吉凶羅平心知不祥之兆不敢直言乃說道大越帝業困斬劉漢宏而起今漢宏頭現此乃克敵之徵也說猶未了報道州差人下書董昌拆開看時知道越州已破這一驚非小羅平道兵家虛實未可盡信錢鏐托病回兵必有異謀故造言以煽惑軍心明公休得自失主張董昌道雖則真偽未定亦當回軍還顧根本羅平叫將來使斬訖恐洩漏消息再教傳令并力攻城使城中不疑夜間好辦走路是日攻打湖州至晚方歇

捱到二更時分，拔寨都起，驍將薛明、徐福各引一萬人馬先行，董昌中軍隨後進發。却將睦州帶來的三萬軍馬，與羅平斷後。湖州城中見軍馬已退，恐有詭計，不敢追襲。且說徐、薛二將引兵晝夜兼行，早到餘杭山下，正欲埋鍋造飯，忽聽得山凹裏連珠砲響，鼓角齊鳴。鍾明、鍾亮兩枝人馬，左右殺將出來。薛、明接住，鍾明廝殺徐福，接住鍾亮廝殺徐薛二將。雖然英勇，爭奈軍心惶惑，都無心戀戰，且晝夜奔走，俱已疲倦。怎當虎狼般這兩枝生力軍，自古道：兵離將敗，薛明看見軍伍散亂，心中着忙，措手不迭，被鍾明斬於

馬下拍馬來夾攻徐福。徐福敵不得，二將亦被縛。亮斬之。衆軍都素甲投降。二鍾商議道：「越兵前部雖敗，董昌大軍隨後即至，衆寡不敵，不若分兵埋伏，待其兵已過去，從後擊之。」彼知前部有失，必然心忙，思竄。然後可獲全勝矣。當下商量已定，將投降軍衆縱去，使報董昌消息。却說董昌大軍正行之際，只見敗軍紛紛而至，報道徐薛二將俱已陣亡。董昌心膽俱裂，只得抖擻精神，麾兵而進。過了餘杭山下，不見敵軍，正在疑慮，只聽後面連珠砲響，兩路伏兵齊起。正不知多少人馬。越州兵爭先逃命，自相蹂躪，歿者不計。

其數直奔了五十餘里，方纔得脫。收拾敗軍三停，又折一停，只等羅平後軍消息。誰知睦州兵雖然跟隨董昌，心中不願。今日見他回軍，幾個裨將商議殺了羅平將首級，向二鍾處納降，並力來追董昌。董昌聞了此信，不敢走杭州大路，打寬轉打從臨安桐廬一路而行。這里錢鏐早已算定，預先取鍾起來守越州。自起兵回杭州，等候董昌，却教顧全武領一千人馬在臨安山險處埋伏，以防竄逸。董昌行到臨安，軍無隊伍，正當爬山過險，却不提防顧全武一枝軍衝出。當先顧全武一騎馬，一把刀橫行直撞，逢人便殺。大

喝降者免死軍士都拜伏於地那個不要性命的敢來交鋒董昌見時勢不好脫去金盔金甲逃往村農家避難被村中柳縛獻出顧全武想道越兵雖降其勢甚衆怕有不測一刀割了董昌首級以絕越兵之意重賞村農正欲下寨歇息忽聽得山凹中鼓角聲天崖頭起處軍馬無數而來顧全武道此必越州軍後隊也縛刀上馬準備迎敵馬頭近處那邊擁出二員大將不是別人正是鍾明鍾亮爲追趕董昌到此三人下馬相見各叙功勳是晚同下寨于臨安地方次日拔寨都起行了二日正迎着錢鏐軍馬原來錢

鏢哨探得董昌打從臨安遠轉，怕顧全武不能了事，自起大軍來接應。已知兩路人馬都已成功，各兵回杭州城來，真個是

喜孜孜鞭敲金撻響。

笑吟吟齊唱凱歌回。

顧全武獻董昌首級二鍾，獻薛明餘福羅平首級錢繆傳令向越州監中取董昌家屬三百口，盡行誅戮。寫表報捷，此乃唐昭宗皇帝乾寧四年也。那時中原多事，吳越地遠，朝廷力不能及，聞錢鏐討叛成功，上表申奏，大加歛賞，錫以鉄券，詰命封爲上柱國、彭城郡王。加中書令，未幾進封越王。又改封吳王。潤越等

野此一幸  
天皇帝王  
二仙公

十四州得專封拜。此時錢鏐志得意滿，在杭州起造王府宮殿，極其壯麗。父親錢公已故，錢母尚存，奉養宮中，錦衣玉食，自不必說。鍾氏冊封王妃，鍾起爲國相同理政事，鍾明、鍾亮及顧全武俱爲各州觀察使之職。其年大水，江潮漲溢，城垣都被衝擊，乃大起人夫築捍海塘，累月不就。錢鏐親往督工，見江濤洶湧，難以施功，錢鏐大怒，喝道：「何物江神敢逆吾意！命強弩數百，一齊對潮頭射去，波浪頓然斂息，不勾數日，捍海塘築完，命其門曰候潮門。」鏐歎道：「聞古人有云：富貴不歸故鄉，如衣錦夜行耳。」乃擇日往臨安展



拜祖父墳塋用太牢祭享旌旗鼓吹振耀山谷改臨  
安縣爲衣錦軍石鑑山名爲衣錦山用錦繡爲被蒙  
覆石鏡設兵看守不許人私看幼時所坐大石封爲  
衣錦石大樹封爲衣錦將軍亦用錦繡遮纏風雨毀  
壞更換新錦舊時所居之地號爲衣錦里建造牌坊  
販鹽的擔兒也栽個錦囊韜之供養在舊居堂屋之  
內以示不忘本之意殺牛宰馬大排筵席遍召里中  
故舊不拘男婦都來宴會其時有一隣姬年九十餘  
以手提一壺白酒一盤角黍迎着錢鏐呵呵大笑說  
道錢鏐留今日直恁長進可喜可喜左右正欲么

一方法平  
不致錢銀  
之功不  
顯矣

錢鏐道休得驚動了他慌忙拜倒在地謝道當初若非王婆相救留此一命怎有今日王婆扶起錢鏐將白酒滿斟一甌送到錢鏐一飲而盡又將角黍供去鏐亦啗之說道錢婆留今日有得喫不勞王婆費心老人家好去自在命縣令撥里中肥田百畝爲王婆養終之資王婆稱謝而去只見里中男婦畢集見了錢鏐麟衣玉帶天人般粧束一齊下跪錢鏐扶起都教坐了親自執觴送酒八十歲以上者飲金杯百歲者飲玉杯那時飲玉杯者也有十餘人錢鏐送酒畢自起歌曰

三節選鄉掛錦衣

吳越一王駟馬歸

天明明兮愛日輝

百歲在今會時稀

父老皆是村民不解其意面面相覷都不做聲錢鏐  
覺他意不懽暢乃改爲吳音再歌歌曰

你輩見儂底歡喜

別是一般滋味子

長在我儂心子裏

我儂斷不忘記你

歌罷舉座歡笑都拍手齊和是日盡歡而罷明日又  
會如此一日各各有絹帛賞賜開賭場的戚漢老已  
故召其家厚賜之仍歸杭州後唐主禪位于梁梁主  
朱全忠改元開平封錢鏐爲吳越王尋授天下兵馬

都元帥錢鏐雖受王封其實與皇帝行動不殊一般  
出警入蹕山呼萬歲據歐陽公五代史敘說吳越亦  
曾稱帝改元至今杭州各寺院有天寶二大寶正等  
年號皆吳越所稱也自錢鏐王吳越終身無隣國侵  
擾享年八十有一而終諡曰武肅傳子元瓘元瓘傳  
子佐佐傳弟俶宋太祖橋受禪之後錢俶來朝到宋  
太宗嗣位錢俶納土歸朝改封鄜王錢氏獨霸吳越  
凡九十八年天目山石碑之識應於此矣後人有詩  
贊云

將相本無種

帝王自有真

昔年盜盜輩

今日錦衣人

石鑑呈形異

廖生決相神

笑他皇帝董

碑識枉殘身